

隨筆漫談

## 把幼年讀的書寫成傳記

劉子健 遺作  
趙晶 整理

《傳記文學》編輯特佳，一刊竟能敵一國。主要因為它內容豐富，傳佈了半個世紀以上許多的國家大事。無數人對於這些要聞大事，多少年來又好奇，又納悶。不但百思不得其解，連問也無處去問。更好「何」況傳統的態度，莫談國事。

其次，凡是國家大事，多半牽涉各種小節。例如名人事跡、個性和軼事。又例如人事關係、親誼、學友、派別、主張。再者，某些政策，若干方針，得失之間，多少曲折。這些方

面也都是人人頗願知之，而捨此刊物，頗難知之。再加上這些因素，交相影響，演成史實，刺激讀者興趣，罕與倫比。

可是這傑出的刊物，似也不無美中不足之處。名人大事要聞之外，其他史料較少。固然，它也時常刊登文學家，詩人，新聞記者，各種藝術家，包括電影明星。不過都是以人為中心，或者說，以個人為主題，很少講到「物」。姑舉一例，傳記文學不常討論書籍，並不重視書卷氣。

嚴格說，傳記二字並不完全限於人和人事。自漢代「三都」「兩京」以來，經過《滕王閣序》，《洛陽名園記》，一直到近代若干小品，都含有傳記性質，至少是記述。而主題是物，並不是人。

以上這堆廢話，無非是向編者情商，借一角小園地，試用小品文，講講物。例如本篇就是幼年所讀書的傳記。可能這題目又小又沒實用，尤其是於國計民生，無關宏旨。多數人不感興趣，簡直卑之不足道。

但是，假定有些讀者，觸發回憶，把他們經驗過的讀物，也寫出來談談，豈非拋磚引玉？為本刊平添一格，使內容更廣泛，更豐滿。

在我十歲以前，先父經商得意，還用老法子，請家館教孩子。並且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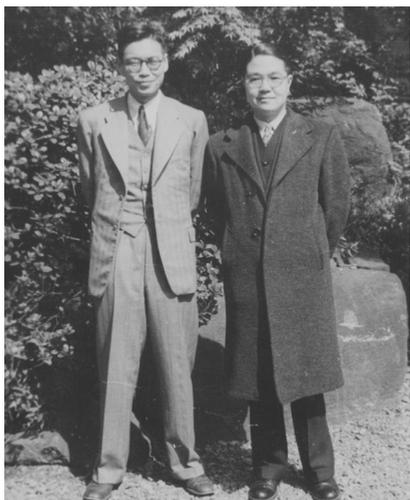
►一九四六年，在東京審判現場。照片由女兒Karen女士提供。

為新式學堂風氣不好，最好不去。請的家館，卻又不是有教學經驗的。無非同鄉舉人進士，老來閒著，隨便教點書。教學法太差，只講一下字義發音，別無解釋。所謂讀書，其實是死背。一薄本一薄本，從頭至尾的背。面背老師，背錯了拿回去再唸。當然這死背的方法，也未嘗無用。幾十年後，還像計算記「機」所存下的資料，一動腦筋，就可以背出來。可是此法費時太多，收效甚少。如果把書句內容，生動的解釋一下，一定會記得很多。教而不解，學生不懂，好些背過的完全忘了。

唸什麼啟蒙書呢？向來有兩條路子。一個辦法是唸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，進而選誦《增廣賢文》。《百家姓》知道人的姓怎樣寫，有時也幫助認鋪子店號，街名地名。此外無甚用處。《千字文》千古傑作，四字一句的韻文。從天文地理讀到之乎者也，竟不重複一字。可是其中有許多冷僻的字，並不實用。至於《增廣賢文》，充滿了成語和儒家的規範。

可是幼童未必發生興趣。

其實，這條路子裡，最好不過的是《三字經》。南宋確已出現這類的書，而這一本是假托宋末大學者王應麟編的。明代大為流傳，屈大均就稱道它。一共才五百多字，比《百家姓》還好唸。而且若干常用字反覆出現——和《千字文》的編製恰巧相反——很合乎教學記誦的原理。而三了一句，廿世紀才有語言學家證明，比四字五字一句，都容易記。我再加一點，唱的蓮花落，也常用三字一句，同一道理。



►一九四六年，與倪征燠先生合影於日本東京。照片由女兒Karen女士提供。

至於《三字經》的內容更好。除了一些儒家道理，特別著重個人努力和學習，鼓勵上進，還提到許多生活上實用的常識，諸如天文，地理，動植物都有。一邊唸《三字經》，一邊可以在實際的環境中應證體驗。

另外一條啟蒙的路子，不讀上列各種書，直接讀四書。有了這基礎，以後再讀《增廣賢文》，就容易把握那一大堆的成語和典故。至於四書，起頭的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簡單地明白點大道理也就可以，不必在啟蒙時深究。重點要放在《論語》上，《孟子》還在其次。

重視《論語》，大有道理。文字淺顯，幼童都能領悟。而它最偉大的說法，是從常識中化出原理和真理，建立健康的生活態度，和處世方針。隨便舉幾個例：不知生，焉知死？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而凡事，過猶不及，溫和點好。對人誠懇之外，也不必得罪不歡迎的人。例如他來看你，你就等他不在家時，禮貌上去回拜一下。這不是講待人接物嗎？大可

不必巧言令色的去假意敷衍。自己圖上進，可是在己不在人，人不知而不慍。例證很多，按下不說。日友宮崎市定先生，年逾九十，前些年還出版《論語》新研究。他十分同意孔子真是萬世師。他的精神，能奠定學童心理，獲益非淺。

用笑話來幫助讀《論語》，確屬妙法，大可提高學童興趣。笑話甚多，姑只舉一例。解釋晝寢。有一天飯後，老師坐著睡著了。等他醒來，學生問他剛幹什麼。是不是晝寢？他說：不是，他去夢周公來著。第二天，學生也睡午覺。先生把他揪醒，吼了一聲，問他你這是幹什麼？學生抖著說，我去夢周公。老師大怒說，你也配夢周公。周公說什麼？學生硬著頭皮答道：周公說，他老人家昨天沒看見您。

《論語》平易近人，循循善誘，並不令人有道德岸然的感覺。大道理，再加上小興趣的笑話，唸起來特別有勁。

讀完四書，也可以讀子書。《莊

子》很有意思，但未必合乎啟蒙的學童，不如留待將來。

較合適的讀物，恐怕還算史書。不過，老法子讀《春秋左傳》，實在欠妥。王正月這小句，就難解釋清楚。鄭伯克段於鄆，雖然有母子兄弟，感情，權力計謀交織的故事，畢竟政治氣息太重。為年幼的讀者，並不理想。總之，《左傳》不如《史記》好。用《史記菁華錄》更好。

有的家館先生愛教《東萊博議》，據說能開闢思路。這也待斟酌。第一，這書有時強辭奪理，未必是好榜樣。其次，辯論所根據的大部分引用《左傳》的史敘，不熟悉《左傳》，很不易判斷是非。其三，議論雖多，文章的格調差不多，未免單調，給現代學生不多啟示。

呂祖謙的議論多，究不如王安石。一短篇孟嘗君論，不到一百字，有聲有色。說到古文，《古文觀止》和《古文辭類纂》，都可以用。不必全唸，按照學生興趣和程度挑選，最好。前者比後者較簡。《六臣文選》

不必用。這兩本書已經選了又選，採用若干篇。

我的家館老師們就會在我的作文上批句話，多半空洞，不切作文的內容和寫法。而且從不教怎樣去寫的方法。自己若干年後才領會到文字以簡潔為尚，起承轉合不可忽略，能有意新筆法更好。

做文章也有笑談。我曾用英文向美國學生用下列短文介紹中國古文的風格。他們都大笑。短文中的括號指涵意，並非本文。少直說，才能簡潔。此文曰：

「公幼讀書。去學劍（沒讀好書，才棄文就武）。又學萬人敵（學劍又沒學好，反倒夢想學軍事學）。乃學醫（武術軍事都要殺人，沒學好，不如學救人的醫術）。」

「公病公自醫，公卒（沒說他醫道如何）。」

（下文有評有感歎）

「嗚呼，公死矣！公竟死矣！公不死而天下人死矣。」

（全文止）。

奇怪得很，唸了四五年家館，父親花了不少錢，我竟沒讀過《千家詩》，或《唐詩三百首》。教員可歎，我卻可憐。這種又好又不難的古詩，調節情緒，於心身有益，不可不讀。

也很奇怪的是習字。每早臨帖寫，就是沒教過怎樣臨法。寫了幾年，到高中畢業時，寫出字來還不如高小學生。進大學了，幸虧一位親戚，教我用真正老辦法。不臨帖，因為根本不夠程度。只摹帖，用老式油紙，蒙在帖上，像紅模子那樣的練習。果然，半年以後，遽然趕上一般水平。老師們真是「教不言，師之陋」。

父親另外還花錢，請年輕大學生來家教英文、算學。算學雖然學到簡單代數，但在記憶之中，分數的四則比較最難。英文重視文法，乾燥不易唸通。後來又重新再學。讀物無甚高下，只有一本書名*Modern China*（現代中國），很感興趣，因為和現實有關。而那時還沒有一頁英文，對面一

頁中譯，中英對照的讀物。到了高中才發現，遽然許多人都在唸這種對照本的《少年維持（特）之煩惱》。

以上所說的，知識面太差。幸虧在老師之外，先父買了一套從英文譯成中文的少年百科全書。諸如化學、物理、生物、歐美地理歷史、外國遊戲、文學、有名故事，諸如此類，都是自己從這套書看來的。

十二三歲時，各國經濟恐慌。不久，日本從九一八起，強占東北。父親事業失敗，竟至破產。那就顧不得他老人家聘用家館的舊理想。我改入初中，就在家附近，上海所謂弄堂學校，也就是學店。程度雖差，但對我而言，忽然出現新天地。

第一，發現黑板上的字根本看不見。原來近視已三百度。讀古書，有點近乎舊日的「進士」，諧音近視。

第二，原來上學還另有不用書本的必修課，如體育、音樂、圖畫。我是多半不及格，能拼到六十分，就算幸運。

第三，先父先母既不讚「贊」成白

話，也看不起。而我卻發現徐志摩靜靜的康橋，簡直美不勝收。而胡適先生批評古文的八不主義，更是條條有理。雖然如此，我沒放棄古文，認為盡可並存。象徵著我後來成為漸進的多元論者。

第四，讀著《民權初步》——現在一般人好像不知此書——才懂些民主討論，如何才能合規矩。自由發言決非毫無秩序。又看見一些時事雜誌，才明白些世界大勢。慢慢的發生興趣。

幸運地，家搬到北京。我考進了一處學費不低而程度不高的高中。且不論學校，北京的讀書環境太理想了。

東安市場很多舊書攤，西單商場也有一二十家。站在那裡幾分鐘，隨意翻翻書，瀏覽一下，書商並不在意。不一定要買。如果買了，用完之後，不想留，也可以再賣回去。可能賣原來一半的價錢。所謂書攤等於流通租書處。

書攤上又有各種期刊。《中學

生》尤其加惠學子。我看見「美學」這名詞，方知天地間有此學問，也就是那裡看到的。一本新雜誌，看完不留，照樣可以賣回書攤，同樣的等於租。

一錢不用而可以看到各種書，雜誌，報紙是北海邊上的北京圖書館。進門存自行車，並不收費。要個指定座位，有座牌，就可以憑牌，按卡片號碼，填借書單。有人負責遞到座位上，太周到了。何況不取分文？就是在那裡食堂吃午飯，也只用一角錢，管飽，不比外面貴。

那時候，凡是中學生集中精力準備考大學的，都隨身帶一個小本子，記上數學公式，化學程序，物理要點。因為數理化公式和定律，在了解以後，仍需要強記，愈熟愈好。當年在科學救國的信念下，數理至上。我攻讀數理，小本兒不離手，倒還勉強過得去（勉強在日本文是用功的意思）。而所有科目中，英文最差。

在中學畢業前，全市各校舉行會考。這種普通考試比較容易。我們

高三畢業班三十多人，英文不及格的十二位。我雖及格，這一班的英文程度可想而知。原因無他，三年高中，



▶一九四八年，與夫人王惠箴同訪客居美國麻省劍橋的洪業先生夫婦。照片由女兒Karen女士提供。

都是同一位英文教員。他只重人事，不負責教書。會考結果發表，他就悄然離校，不知去向。

畢業後，我想學採礦，投考北洋大學。它的數理題目，一向相當難，但我可能應付及格。毛病出在英文上。作文題目，有NOTION一字。我只知道NATION，不認識這個新字，無從下筆，只好胡寫一篇。自己知道沒希望考中。榜發，果然名落孫山。

看以上兩項傳記事實，讀者盡可不必重視這短篇小品。就此打住。

### 整理後記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是劉子健先生誕辰一百零五週年，整理者因故與劉先生的獨女Karen Liu及外孫Axel Heilman取得聯絡。十二月十六日，Axel通過email寄來劉先生十頁手稿，請整理者確認其內容。此為劉先生生前為《傳記文學》所撰底稿，正文以黑色原子筆書寫，修改部分用毛筆以及藍色、綠色原子筆不等。從

文中提到「宮崎市定先生年逾九十」以及宮崎先生出生於一九〇一年八月推測，該文應作於一九九一年以後。劉先生於一九九三年一月二日回覆柳

立言先生的信函中言：「半年都沒回信，是另一原因。去年夏天才查出來胃部有嚴重毛病。經過幾位醫師看過，都主張切除。手術相當大，但幸好無事。可是出院以後，在家休養，相當費事。這半年來，一天要吃五六次，每次吃得很少。等於說一天到晚，忙著吃，洗，再吃。不但進食如此，走路也欠勁。而記憶力，分析力之薄弱，不勝浩歎。」（引自趙晶整



▶劉石蓀先生與其三子的合影。

理〈劉子健致柳立言信札選錄〉，包偉民，劉後濱主編《唐宋歷史評論》第十三輯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二〇二四年，頁三八）八個月後，劉先生便遽歸道山。由此推斷，該文寫作的時間下限大約在一九九二年夏天。經劉先生家屬同意，特加整理。現遵劉先生生前之願，投寄《傳記文學》，以「拋磚引玉」。

又，子健先生與《傳記文學》結緣於一九八〇年代末，將其父劉石蓀先生遺稿整理後，以〈戇商涉外遺錄——一介商民為中日塘沽協定奔走側記〉為題，發表於《傳記文學》第五十四卷第六期（總第三二五期，一九八九年六月）。二〇二五年一月十四日，Axel寄來一枚舊照，乃石蓀先生與其三子的合影。經子健先生侄子劉森先生告知，子健先生兄弟四人，長兄出生於一九一二年十月，子健先生是四弟，二人相差七歲，照片中的三子應是其父、二叔、三叔。經家屬同意，特此刊佈這張舊照，以現一代「戇商」的風采。